

春风拂新绿,如约故人来。还有三个多月,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要拉开帷幕了。“四叶草”将又一次以绽放之姿迎八方宾客,我也将再一次与全球客商一道,共襄盛会,共享未来。

国投贸易作为国投集团贸易、新材料产业整合平台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平台,自2018年首届进博会起,就在集团党组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加入央企采购大军,成为进博会“买买买”的主力。

2021年,我就任国投贸易董事长,第一次参加这一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参会期间,我们与19家外商签订了约10亿美元的采购意向协议,涵盖大麦、棉花、锰矿、食用油、肉类等16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签约金额创我司参与进博会以来的历史新高。

与我们签约的参展商中,既有如约而至的“老朋友”,也不乏慕名而来的“新朋友”。进博会让我们的合作之手越握越紧,也实实在在地打通了国内市场需求与国际市场供给之间的通道,深刻印证了“相通则共进”的道理。签约仪式结束后,我还到贸易合作伙伴的展台进行了参观洽谈,领略了他们带来的新产品和新理念,也直观地感受到“展品变商品”的无缝衔接。

第四届进博会疫情防控实现“零感染”,让我感触颇深。记得在签约仪式上,我与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先生进行了交流。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进博

## 乘劲风,振翼高飞向未来

吴世勇

会将统筹发展和防疫安全落到了实处,也与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提供了高质量服务和高水平保障。

迄今为止,国投贸易已圆满承办四届进博会国投采购分团系列活动,累计与51家外商签订了34.66亿美元的采购意向协议,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签约额为19.06亿美元,占总体签约额的55%。

第一次签订意向采购协议时,还有客户心存疑虑,担心签约流于形式,不过在看到我们将“守约”“履约”作为第一要务,全力推进协议有效执行,部分履约率还超过100%,之后,客户的顾虑也就完全打消了。四年来,我们的“朋友圈”越扩越大,“购物车”越装越满,“回头客”也越来越多。我想这既不乏我们自身的努力,也源于合作伙伴的支持,更得益于进博会的服务保障和溢出效应。

对国投贸易而言,进博会不只是一个交流展示的舞台,亦是一场大考。我们常说,“功夫在台下”。每一次签约仪式的顺利举办,都离不开我们员工的默默付出。大家都为实现“越办越好”的目标,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每一份意向采购协议的成功签订,更是对公司诚信、责任和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我们唯有始终秉持“赶考”之心,才能在“越办越好”的进博会上,交出亮眼“成绩单”。

去年,一位与我们签约的参展商代表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已成为柬埔寨香蕉最大出口市场,国投贸易的订单给柬埔寨农户带来更多收益。”我感到很骄傲,也深知使命在肩。开放的大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吸引了更多外商来抢抓中国发展机遇,我们势必也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国投贸易推进“一体两翼”战略布局的重要一年。当前,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仍在加快,我们服务国计民生的初心也始终坚定。如果说贸易能将山海相连,让世界的距离更近,那国投贸易就是一座用专业服务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彩虹桥”,不断满足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犹在耳畔。两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对国际贸易运行造成巨大冲击,而进博会持续如期举办,无异于给我们国际贸易企业服下了一颗“定心丸”。所以我也期待,第五届进博会带着未来机遇,于劲风中如约而来。



### 我的进博故事征文



舞狮 (中国画) 王辅民

梅思繁少年起开始写作,早年我曾在《少女》《萌芽》《儿童文学》等杂志上读到过她调皮机灵的文章。思繁于上海戏剧学院

本科毕业后去法国索邦大学深造,并留在巴黎生活,专事写作与翻译。七八年前我在《小说界》上读到她阅读世界文学经典小说与美食相结合的专栏,非常惊艳。优秀深厚的文学修养使思繁无论写文学评论还是描绘生活中凡人小事乃至介绍食物烹调方法都驾轻就熟。她别开生面地以食物为引子,穿梭在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短篇小说《羊脂球》等名著中,夹叙夹议,停驻跳脱,以犀利的解读,浪漫的趣味,幽默的

文字演绎了一出出人间悲喜剧,尤令我惊喜的是,食物在那些悲喜剧中的画龙点睛之妙。

也许很多读者与我一

## 舌尖上的文学经典

孔明珠

样,阅读文字的视觉感比观看图像更敏锐,当读到小说、散文中的美食,人的嗅觉与味觉立即像雷达一般启动,三立体体的食物仿佛蹦跶到眼前,鼻尖有香,口腔泛鲜。有一阵子我此功能超常发挥,人稍稍定神,鼻孔到口腔那一段就有一股松茸的味道流窜,原来是尚未吃到当季松茸,却

已读到很多有关文字,惦念得慌。

读梅思繁新版书《文学经典的味觉指南》时,这样的体验频频来袭。《包法利夫人与洋葱汤人生》中思繁讲在咖啡馆看一位嘴唇上留着福楼拜式胡子的卖肉男人喝滚烫的洋葱汤时是这样;《被吞噬的盛宴与女人》中,她描写坐在一堆饿极了的贵族中间,性感尤物“羊脂球”从篮子里拿出烟熏猪舌、肥肝酱时

是那样;尤其到了《浪漫忧郁的轻骑兵》那篇,思繁讲述法国作家安托瓦·布隆丹《冬天的猴子》书中,诺曼底海边小城家庭旅馆里两个寂寞男人相遇的故事,其中一个颓唐的巴黎年轻人,为了惺惺相惜的友谊,决定做一道“白酒小牛肉卷”来抚慰对方。也许思繁特别倾心这道法国菜,她耐心又熟练地描写那迷人的烹调过程:“他把橄榄一个个去掉核,切碎了包入已经垫上了巴约娜火腿、再抹上鹅肝酱的轻薄小牛肉片里,那粉嫩的肌肉被推动着,从这一头滚动到那一头,再用细绳轻巧地把肉卷扎成型。锅里滑腻的牛油包裹着洋葱和咸肉,在一种令人眩晕的香气里明澄地舞动卷。他娴熟地放进小牛肉卷,两面大火煎得金黄,小火焖片刻,慷慨地倒一杯白葡萄酒,扔几片黑松露进去,外加一大把切碎的洋菇进去调汁,收尾……”



1998年6月,我大学毕业。对着方圆最高建筑的教学主楼深深作了一个揖,我跳上财大南校区正对门的三路电车,沿着郗城路的学校、大厦、肆肆,一路抵达人潮熙攘的五一广场。我心中一片浑噩,整个人似被系在一根脱了轴迅速滑落的线头上,不想远离,却正在远离。

学校门口三路电车终点站一侧的电子游戏厅,是我与亮亮订交的地方。我俩被分配到同一间宿舍,我预科先我一年入校,土生土长的太原人。亮亮带我踏进电子游戏厅,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回。从小地方到省城,我直接用出五十元面额的一大张,售货小哥问我买多少,我回他就这么多,然后转向亮亮:这些币都归你,我看你玩。亮亮愣了一下,他大概是觉得我俩脾性互补,遂向我敞开心扉。

亮亮现举家住在美国,膝下一双儿女。我俩最近一次通越洋电话,他说每次回国专程到上海,其实没什么事,就是在我附近找个酒店住下,方便到我的办公室两人唠唠。

大学入学不久,源源就加入到我俩亮亮当中。一个大夏天的正当年,我们仨人赤裸着上身,从一旁的山西大学步行回财大,源源拎着一大瓶冰镇可乐,被我不小心弄洒了。他瞬间震怒,抡起手掌,掴向我的脊背。源源

一米八的身高,胖得匀称结实,尤其肥而有力的手掌,似由一块铁饼裁剪而成。我挨了重重一击,忍不住哭出声来,亮亮在一旁哭笑不得,指责源源看我背上泛起的血红掌印。

源源还做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追到了我们外贸系的系花,也是学校的校花。他每天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五点半早起为女

## 青衫悠悠记当年

王双强

朋友买早餐,和在图书馆为她排队占座位。我曾与源源调侃,说吃到天鹅肉的癞蛤蟆,必须是伪装成癞蛤蟆的非凡物类,源源只笑不语。源源一家三口,早些年在广州,后来移居上海,与我在魔都咫尺相邻。

近些年,与源源约饭,他都会自备一瓶白酒,向我倾诉他的欣慰事和不如意。我以为是波澜不惊,他都可以宣泄出惊涛骇浪。渐渐明白,在源源看来,他的世界就是全世界。当然,我也会以我擅长的酒与他碰杯对饮、微醺、沉醉。我起初迎合着他,之后会不自觉地拍案称快,慷慨入戏。

过了不惑之年,特别珍惜与源源的每一顿饭。对我来说,那是人间屈指可数的乐事,幸甚至矣!我现在孩子们的母亲,也是我

大学同学,她是信息系的才女。永远记得1997年的那些夏夜,校园小树林的石质长凳上,我与她裙衫依依。依依裙衫,亦包裹了那个夏天,封藏了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静好。

我常常在想,大学给我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是知识技能么?我以为不是,是纯粹与放胆。大学就像白天与黑夜交割的黄昏,毋需白日的用力过猛,也无黑夜的世故计较,尽管去肆意开怀,尽管去同学少年。近些年,越来越明白,走出校门后身边那些有所成就的朋友,虽难免用力与世故,但内心真正的底色,一定是纯粹与放胆。

苏东坡是好同学。他一生都没走出过大三的纯粹与放胆。他做了官,在一次有关国计民生大项目的考察途中,他骑着共享单车,却自诩胜过顶配豪车,称竹杖芒鞋轻胜马。这次考察途中所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结尾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也无风雨也无晴!致毕业季、校园里依然纯粹与放胆的曾经和我们。

## 十日谈

那年,我毕业了

责编:郭影

夜风吹过过旗杆,请看明日日本栏。

### 道歉与自我救赎

六号院子天井侧面,有一天,搬来一户人家,平常只有女人在家,记不得她有工作,或是接了糊纸盒子工作,一般都在家。每当有人往天井水洞边泼水或是丢垃圾,她会破口大骂。

没人出来承认错误。她骂着很难听的话,骂高兴了,就会移到我母亲身上,骂出三十六朵莲花开,每一朵点着骂,比如母亲在路上没主动与她打招呼,也成了罪行,有一朵甚至是做红烧肉,那肉香也是过错。

她住了没多久,那儿又来了一个人。因为男人在港务局人事科当小职员,便在院子大门开了一个小门,晚上可以用钥匙打开门进来。但是经常会有人用那道门,假装合上,外出回来就不必叫门。这事被这家女人发现,又是一阵乱骂,骂得上气不接下气。

“文革”时,有红卫兵要来抓这家男人。一院子的人关上大门,都拿出家里铁棒和菜刀斧子,站在大门后面、天井里,为了保护这家男人。红卫兵听到里面人声铁器声,居然退走了。这对夫妻当时感激不已,直道歉之前对邻居们太坏。

后来这家邻居也搬走了。那个空置的天井侧屋,没多久,便布满蜘蛛网,后来砖墙和木窗也坏了,再也没人住在里面了。

### 危机

在我五岁半时,我的五哥因为要捡粮食仓库缆车缝的豆子,被缆车压伤了腿,他惨叫,出血,休克过去。幸亏当军人的大表哥休假在我家,他闻讯抱起五哥往部队医院跑去。我沿着长江岸边奔跑,雨下起来,我要去告诉在江边造船厂当抬工的母亲五哥受伤的事。我不知道路,不知有多远,我不知五哥会不会死,我跑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终于看到母亲,一把投入她的怀里。那时我已是泥人一个。

我以为我会死,淹死在江水之中,好多路段,如果不是蹚水而过,就只能绕道而行,那便来不及,我心里对自己说,快,快,告诉妈妈,她会救五哥的。这么一个意念支持着我,这个意念太强了,经常出现在我成年后的梦里。

### 混沌世界里的清晰之路

父亲患夜盲症离开船回家,那时我刚一岁。他的眼病一年加重。在他尚在白天依稀看见时,经常带小小的我去八号嘴嘴,一个对视朝天门的山坡顶上坐在崖石边。他看江上的船,告诉我哪些船是多少吨水位,哪些船他曾开过。他说三峡的鱼比这段江里的鱼大而鲜美,是因为水质不同。他第一次跟我说到桃花水母,就是我俩坐在这儿看江。

是不是我从那时就开始想象,我可以在长江上搭一根木板,我爱父亲,他的脸总是严峻,透出一股江浙人的智慧,他的手那么巧,一个废物在他手下都有了用处,他弹棉花,做凳子和碗柜,他做的腌笃鲜鲜美。他对家人对外人永远充满爱和理解,他待人宽容。父亲总催我上学,时间快到了,还有五分钟,你跑。他眼盲后,看世界更清,没有一次要家人盛饭倒水和穿衣,父亲用声音和触觉,特殊地感应认识他的世界,认识我,记得他对我说,你没有真正的敌人,你的敌人只有你自己。他一生没吃过一次药,这也是奇迹,他在1999年一个最清静的清晨无疾而终。每次回重庆,我看江时,总觉得父亲在身边。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混沌的世界里一条清晰之路。当我读卡佛的小说,当文中的盲人教我们如何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感受大教堂的美时,我想到了父亲。

《文学经典的味觉指南》是一本思想性、可读性、实用性结合得非常得体、完美的散文书,似乎也只有思繁能够想出那么别致的角度,发挥她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硕士专长,细细研读文学名著(法语、意大利语原文)后撰写出15篇故事涵义深刻、人物形象独特、叙述语言灵动的阅读笔记。更令人感动的,是这位热

## 水波温柔,卵石光滑

赵玉龙

婚姻中的女人就像奔流不息的温柔水波,男人就像从山谷冲到河床中的原本有棱有角的石头。从溪涧到大海是他们共同的人生旅程。

在这旅程中,水波和石头相互生成,彼此成就对方。水波因与石头的磨砺,更显坚韧不拔;石头因水波的作用,从不规则的有棱有角,变成臻于完美的光滑卵石。在这过程中,可以说水波对石头的塑造更多,但因水波对石头进行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自我塑造,从而达到完形。

爱美食会动手制作正宗中餐的中国姑娘,抱着一颗善良的心,在每篇文章末尾,热切地与读者一一分享篇中最诱人的十几道食物制作方法。当她用汉语时不时演绎一段抑扬顿挫的法式长句时,我们感受到文字在舌尖蹦跶的优美节奏,品味到书中营造的犹如法国尼斯海水那纯净、通透的色彩与意境。思繁定居法国巴黎,她在异乡写作、翻译,作品累累,她说:“写作是我的职业与激情,阅读是我日常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而同时,她还享受健身、潜水的痛与快乐,她旅行、摄影、记录,她做法餐、甜品与爱人共享。这样的状态,几乎可算是人生最高境界。

(本文为梅思繁著《文学经典的味觉指南》序,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8月版)